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孽海花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四部长篇小说文苑



主编：刘以林

孽海花

著者：〔清〕曾 朴

缩编：林桂南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殂，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曾朴(1872~1935),笔名东亚病夫。光绪十七年举人,戊戌新政时期与谭嗣同等交往甚密。一九〇八年与徐念慈等创办“小说林社”。入民国,出任江苏财政厅长、政务厅长。革命军北伐,去职归里,复卜居沪滨,创设“真善美书店”,专门从事文学活动。

《孽海花》,通过金沟和傅彩云两个人物来展开故事,串联相关人事,烘托出大事背景。笔触及宫廷、官场、青楼、政治、外交,另有民主革命的志士仁人,也有改良派人物,更多的是封建文人与官僚士大夫,包括名士、政客、学者,栩栩如生。晚清社会的昏天黑地由此得以暴露。

《孽海花》前六回原著者是金天羽(1874~1947)。主旨原在于述傅彩云(影射赛金花)一生经历。曾朴将前六回点窜涂改后续著至三十五回,可惜因“病体孱弱”,最终仍未完成原六十回的写作计划。

江山吟罢精灵泣，中原自由魂断！金殿才人，平康佳丽，间气钟情吴苑。辘轳西展，遽瞒着灵根，暗通瑶怨。孽海飘流，前生冤果此生判。

群龙九馗宵战，值钧天烂醉，梦魂惊颤。虎神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

如今不说自由神，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布未辟、麦哲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隶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一十度。虽也景秀，然终年光景，是天低云暗，半阴不晴，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因

是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遂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那一种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土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种国民，顽也顽到冯道、钱谦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扬雄、赵子昂的地位。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它的名字。那国民从古没有呼吸世界自由的空气，却自以为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隶岛四周忽然起了怪风大潮，这岛岌岌摇动，似要被卷去。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里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隶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

噢，噢，噢！原来这孽海的奴隶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瀚海之南，黄海之西，青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一通商码

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都道希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秃了几打笔头，费了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个爱自由者闻信，特地赶来上海，想要侦探侦探奴隶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些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言乱语的新闻社员。都好象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鸡，安坐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地过了数日。这天正一个人闷闷坐着，忽见几个神色仓皇、手忙脚乱的人奔进来嚷道：“祸事！祸事！日俄开仗了，东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边远远坐着一人冷笑道：“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爱自由者听了，猛吃一惊，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怎么变得那么快！不知不觉立了起来，往外就走。这一走不知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个所在，抬头一看，好一片平阳大地！境域华丽，山河锦绣，只是空荡荡、静悄悄，没个人影儿。爱自由者心里一动，好象曾经到过的。正徘徊不舍，忽见迎面一所小小的空屋。爱自由者不觉越走越近，到得门前，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

桁珠帘。隔帘望去，隐约看见中间好象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但觉春光澹宕，香气氤氲，一阵一阵从帘缝里透出来。爱自由者心想，远观不如近睹，放着胆子把帘子一掀，大踏步走进一看，哪里有什么花，倒是个螭首蛾眉、桃腮樱口的绝代美人！爱自由者顿吓一跳，忙要退出，忽听那美人唤道：“自由儿，自由儿，奴乐岛奇事发现，你不是要侦探么？”爱自由者忽听“奴乐岛”三字，顿时触着旧事，就停了脚，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娘知道奴乐岛消息吗？”那美人笑道：“咳，你疯了，哪里有什么奴乐岛来！”爱自由者愕然道：“没有这岛吗？”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哪一处不是奴乐岛呢？”说着，手中擎着一卷纸，郑重的递与爱自由者。爱自由者展开一看，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象中国也有这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还有一半记得，恐怕日久忘了，遂写两回出来。正写着，忽然把笔一丢道：“呸，我疯了！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嚣然自号着小说王，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编出来，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一径出门，望着小说林发

行所来。找着他的朋友，告诉他，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爱自由者一面说，东亚病夫就一面写。正是：

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

话说大清朝应天承运，列圣相承，绳绳继继，直到了咸丰皇帝手里，也就是金田乱起，扰乱一回，却依然靠了那班举人、进士、翰林出身的大元勋，拼着数十年汗血，斫着十几万头颅，把那些革命军扫荡得干干净净。斯时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乱敕平，普天同庆。正好戊辰会试年成又到，继而又过了殿试，到了三月以后，牒唱出来，第一名状元却是姓金名沟，江苏吴县人。

且说苏州城内玄妙观，是一城的中心点，有个雅聚园茶坊。一天，有三个人在那里同坐一个桌子喝茶：一个有须的老子，姓潘，名曾奇，号胜芝，是苏州城内的老乡绅；一个中年长脸的姓钱，名端敏，号唐卿，是个墨裁高手；下首坐的是小圆脸，姓陆，名叫仁祥，号莘如，殿卷白折极有功夫。这三个都是苏州有名的人物，唐卿已

登馆选，葦如还是孝廉。三人从苏州状元与国运关系自然谈及金沟。葦如道：“其实我那雯青同年兄的学问，实在数一数二！文章书法是不消说；史论一门纲鉴熟烂，又不消说。我去年看他在书房里校部《元史》，什么奇渥温、木华黎、秃秃等名目，我懂也不懂。听他说得联联翩翩，好象洋鬼子话一般。”胜芝正色道：“你不要瞎说，这不是洋鬼子话，这大元朝仿佛听得说就是大清国。你不听得，当今亲王大臣，不是叫做僧格林沁、阿拉喜崇阿吗？”胜芝正欲说去，唐卿忽望着外边叫道：“肇廷兄！”大家一齐看去，就见一个相貌很清瘦、体段很伶俐的人，眯缝着眼，一脚已跨进园来；后头还跟着个眉长目秀的书生。葦如也就半抽身，伛着腰，招呼那书生道：“怎么珏斋兄也来了？”肇廷就笑眯眯地低声接着说：“我们是途遇的，晓得你们都在这里，所以一直找来。今儿晚上，谢山芝在仓桥浜梁聘珠家里替你钱行，你知道吗？”葦如点点头道：“还早哩。”说着，就拉肇廷朝里坐下。唐卿已与珏斋并肩坐了，忽听“钱行”两字，就对葦如道：“你上哪里去？怎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葦如道：“不过上海罢了。前日得信，雯青兄请假省亲，已回上海，寓名利栈，

约兄弟去游玩几天。”肇廷道：“雯青从京里下来，走的是旱道呢，还是坐火轮船？”肇道：“是坐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胜芝道：“说起轮船，前天见张新闻纸，载着各处轮船进出口，那轮船的名字，多借用中国地名人，如汉阳、上海、鸡隆、台湾等名目；乃后头竟有更诧异的，走长江的船叫做‘孔夫子’。”大家听了愕然，继而大笑。言次，太阳冉冉西沉。胜芝立起身道：“不早了，我先失陪了。”肇廷道：“肇如，聘珠那里你到底去不去，要去，是时候了。”肇如道：“可惜唐卿、珏斋从没开过戒，不然岂不更热闹吗？”肇廷道：“他们是道学先生，不教训你两声就够了，你还想引诱良家子弟，该当何罪？”原来这珏斋姓何名太真，素喜讲程、朱之学，与唐卿至亲，意气也很相投，都不会寻花问柳。当下唐卿、珏斋笑了一笑，也起身出馆，向着肇如道：“见了雯青同年，催他早点回来，我们都等着哩！”说罢，扬长而去。

肇廷、肇如则来到聘珠书寓，山芝已在，另有一客坐在那里，年纪约三十许，见了顾、陆二人，忙满脸堆笑的招呼。山芝就道：“这是常州成木生兄，昨日方由上海到此。”彼此正欲坐定，相帮的喊道：“贝大人来了！”肇如抬头一看，认得

是常州贝效亭名佑僧的，曾经署过一任直隶臬司，就是火烧圆明园一役，议和里头得法，如今却不知为何弃了官回来，却寓居苏州。于是大家见了，就摆起台面，聘珠请各人叫了局。效亭却要叫褚爱林。莘如道：“说起褚爱林，有些古怪。有人说他房内备有棋琴书画，还有一样奇怪东西，说是一个玉印，好象是汉朝一个妃子传下来的。看来不是旧家落薄，便是个逃妾呢！”肇廷道：“莫非是赵飞燕的玉印吗？那是龚定庵先生收藏的。定公集里，还有四首诗记载此事。”木生道：“先两天，定公儿子龚孝琪兄弟还在上海遇见。”效亭道：“快别提这人，他是已经投降了外国人了。”山芝道：“他为何好端端的要投降呢？总是外国人许了他重利。”效亭道：“倒也不是。他是脾气古怪，议论更荒唐。他说这个天下，与其给本朝，宁可赠给西洋人。你想这是什么话？”木生道：“这种人除，终究是本朝的大害。何况现在天下的太平还是靠不住。外国势力日大一日，机器日多一日。轮船铁路、电线枪炮，我国一样都没办，哪里能够对付！”正说间，诸妓陆续到来，五人遂开怀畅饮。

且说这日雯青正与冯景亭叙话，景亭建议雯

青周知西学，忽闻萃如来会，景亭告辞。雯青与萃如谈及游玩，继而上马车至公家花园。二人坐在一个亭子上，看着中西女士。正在出神，忽见对面走进一个外国人来，后面跟着一个中国人，也坐到亭内，两人咕哩呱啰，说着外国话。雯青、萃如茫然不知所谓。傍晚雯青得知无锡薛淑云在一品香八号请客，到得地方，座间另有五位，一位吕顺斋，另外是李台霞、马美菽、王子度等。各道久仰坐定，忽然门外一阵皮鞋声音，雯青抬头一看，却是在公园内见着的两人。淑云指着那中国人道：“诸君认得此人吗？”皆道不知。淑云道：“此人即龚孝琪。”顺斋道：“莫非是定庵先生的儿子吗？”淑云道：“正是。他本不识英语，因威妥玛要读中国《汉书》，请一人去讲，无人敢去，孝琪挺身自荐，威酋甚为信用。听说火烧圆明园，还是他的主张呢！”美菽道：“那外国人好象是领事馆里的人。”淑云道：“那孝琪有两个妾，在上海讨的，宠夺专房。谁知正月里那二妾忽然逃去一双，至今杳无踪迹，岂不可笑呢。”众人谈得高兴，席间忽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艺学。雯青在旁默听，茫无把握，暗暗惭愧。心想总得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人总理衙门当一个差，那才

有出息呢。想得出神，侍者送上补丁，没有看见，众人招呼他，方才觉着。自后，彼此自然酬酢了数日。

一日，领事馆开赛花会。雯青、葦如前去，见台霞、美菽也在，与一个外国人谈天，见了雯青起身让座。各各问讯，方晓得这外国人名叫傅兰雅，一口好中国话。从其口中得知领事馆要办舞会请中国首次钦派出洋的使臣。雯青听着，暗忖：怪道刚才栈房里有许多官员，说是出洋的。心里暗自羡慕。

转瞬已过端阳，雯青就同着葦如结伴回苏。家里早已挂灯结彩。官场卤簿，亲朋轿马，来来往往，等到雯青一到，有挨着肩攀话的，有拦着路道喜的，从未认识的故意装成熟络，一向冷淡的格外要献殷情，直将雯青当了楚霸王，团团围在垓下。好容易才算见着了老太太赵氏和夫人张氏。正坐定了讲些别后的事情，老家人金升进来回道：“钱老爷、何老爷，同着常州才到的曹老爷，都候在外头，请老爷出去。”雯青听见曹以表和唐卿、珏斋同来，不觉喜出望外。原来雯青和曹以表号公坊的，连着唐卿、珏斋，是十年前患难之交，当时号称“海天四友”。他们四人于进京赴试的船上

结交，到京后又合了几个朋友，结了一个“含英社”，专做制艺工夫。一时间各逞才华，大放光彩。直至社稿风行天下，和柳屯田的词一般。不上几年，含英社友个个飞黄腾达，而在社中尤为杰出的曹公坊却一人向隅，至今还是个国学生。但他素性淡泊，只是不忍违背老母的期望，每逢大比年头，依然逐对赴考。这次得知雯青得意回南，不久将与唐卿、珏斋一道携眷进京，不觉动了燕游之兴，所以特地从常州赶来，借贺喜为名，顺便约会同行。

四人会面，说得高兴，就论起制艺的源流。正说间，不防蕻如闯进来喊道：“你们只怕连大家议定今晚在褚爱林家公分替雯青兄接风的正事倒忘了。”雯青现出诧异的神情道：“唐兄和珏兄向不吃花酒，怎么近来也学时髦？”公坊道：“起先我也这么说，后来才知道那褚爱林不是平常应征的俗妓，所以唐兄和珏兄都想去看看。”雯青道：“那褚爱林不就是龚孝琪的逃妾，你在上海时和我说过，他现在住在三茅阁巷吗？”蕻如点头称是。

直到日落西山，雯青才将其他亲朋支使出门。来到褚家，唐卿、珏斋、公坊、蕻如已先来。褚爱林满面含笑的迎了上来。雯青瞥眼一看，暗暗

吃惊，是熟悉的面庞。只听爱林清脆的声音道：“请金大人房里坐。”那口音益发叫雯青迷惑了，便对着他呆看。葦如笑道：“雯兄，你看主人的风度，比你烟台的旧相识如何？”爱林嫣然笑道：“陆老不要瞎说，拿我给金大人的新燕姐比，真是天比鸡矢了！金大人，对不对？”雯青顿然脸上一红，心里勃的一跳，向爱林道：“你不是傅珍珠吗？怎么会跑到苏州，叫起褚爱林来？”爱林道：“金大人好记性。现在新燕姐大概是享福了，也不枉他一片苦心！”雯青忸怩道：“他到过北京一次，我那时正忙，没见他。后来他就回去，没通过音信。”爱林惊诧似的道：“金大人高中了，没讨他吗？”雯青变色道：“我们别提烟台的事，我问你怎么改了名，怎么人家又说你在龚孝琪那里出来的呢？看看这些陈设的古董，又都是龚家的故物。”

爱林凄然的挨近雯青坐下，道：“的确如此，只是人家说我是卷逃，那才是天大的冤枉呢！”原来龚孝琪看似豪华的风流公子，其实是个飘泊无家的浪子。只为学问上和老太爷闹翻，老婆儿子他也不理。用的钱全是好友杨墨林供应，墨林一死，幸亏又遇见了英使威妥玛，做了幕宾。近来又和威妥玛翻了腔，只靠卖书画古董过日子。因